

406045

CH



7.63
3

手套

古有成著







中央教育館藏書
華書局代存

3 0610 0882 1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發行

初版1—1500冊

實售大洋三角二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序

這五篇小說是我近年所寫的。手套一篇曾給郁達夫先生讀過，他替我指正了數處地方，然後拿到現代評論去發表；用的名字是古建業，他末加按語，說他一見就喜歡。弱者算是最初期的創作，曾在一個旬刊上發表過。其餘三篇，自殺，地獄旅行，怎麼辦，都是最近寫成，未曾發表過的。

這五篇東西，用嚴密的藝術眼光看來，我不敢說有多大發表的價值。但是在這個衰老的國度，死氣沉沉的社會裏，牠們似不無可以當作手榴彈警鐘的東

西。這就是我要把牠們發表的理由。固然我寫牠們的時候，並不曾有替社會製造手榴彈或警鐘來驚醒人們好夢那麼的奢望，我只是把我胸中所鬱積不得不說的話說出來罷了。

末了把本書貢獻給讀者，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十七年三月十三日著者於滬上。

目 錄

手套.....	1
自殺.....	23
怎麼辦.....	51
地獄旅行.....	73
弱者.....	85—98

857.63
R15
R

手 套

一

是一個愁雲漠漠煙霧迷離的下午。我從床頭把牠們摸得，胡亂塞到我長棉袍底兩個插手的袋子裏去；一個袋子容納一個。我便著好爛皮鞋，戴上舊氈帽，鬼鬼祟祟，跑出我們學校底後門，經惠愛路，越秀路，投向小北門岡上來。

我一壁向前跑，一壁在回想。兩手插入長棉袍底袋子裏，把牠們捉弄着；時而把牠們惡狠狠地握緊，時而把牠們可憐憫地放鬆。我覺得牠們是柔軟的，有彈性的。我又覺得牠們真不幸，牠們就要被焚燬了，

藏書印

03115

(14)

牠們再也沒有法子可以逃去：牠們是網羅裏的一對飛鳥，就要被捕鳥者捉去烹宰了；牠們是獅子前面的兩隻小動物，就要被牠吞食了，現在不過被牠戲弄着還有一點氣息；牠們是人類手掌裏的蒼蠅，只要牠稍一用力，運命便完結了的，好可憐的這雙手套喲！

牠們現在充滿了可惡的怨毒，所以我要把牠們焚燬。但是牠們以前，也曾充滿過神聖莊嚴的愛的。

那是幸福的愉快的一天。我和M君到了C女校底陰森森冷清清的應接室裏。室內底陳設，簡陋得很。只有幾張古式的柚木檯椅，和給灰塵封滿了的茶壺茶杯。地上滿生着青苔，在那裏走時，如果不小心點，便要轟的一聲滑倒下去，給姑娘們笑個半死。我和M君向聽差述了來意，聽差便跑入去叫她了。我們在那應接室裏靜候着，我心中起了一種不安的期待。慢慢兒出來了一個十六七歲身材微矮的女子，團團的面龐，口角露着微笑，穿的是白竹紗大襟衫褲，上臂和下腿，都是裸露着的，紅潤圓滿，好不令人心愛！M君

見了她，便即起身，我知道這就是她了，也便立刻起來迎她。M君替我倆介紹說，“這是曾女士，”“這是C先生。”介紹完了，她便坐在和我對面的一張椅子上，笑迷迷地來答我底話。她答話時，有種思索的表情，把眼一翻，向上一望，又把頭一傾；開口時，又必有A字之長音爲起頭。容顏雖不見得怎麼美麗，那種態度，却是媚動人。她底聲音呢，又是非常嬌軟，震動到我底耳鼓上來，如同天樂一般。我問了她底學校狀況，我問了她底家庭狀況，我問了她底近況，她也問還了我許多話。我和她可說是交疏而言深，M君再也沒有插嘴的機會了。大約談了一個鐘頭，我們方才別去。

自這一次相會以後，我和她便彼此通起信來，說些相慕相傾，和討論中國舊社會男女社交不公開不自由的話，彼此都以新社會的實行社交公開的新男女自命。我說我願以最誠懇最純潔的友情奉獻給她，永久做她底朋友；她也說她願把最真摯最淨化的友情來報答我，永遠做我的朋友。有一次，她給我的回

信不知如何我沒有收到，我再寫了一封信問她，她便覆我說，那封信大約是被我們學校底“無賴之徒”私下取去了，因為她信封上是寫了“C女校會緘”字樣；又說，“現在的社會，男女來往是被視為奇異的，他們看見了那封信，覺得奇怪，所以……”接着又說：

“唉，今日之社會，是一毒蛇猛獸萬惡叢集的墳塋；現在之家庭，是一魑魅魍魎危機四伏的囚牢！咳！在這種環境勢力之下，生人樂趣，糟蹋淨盡，有生若此，亦不如一瞑永逝矣！每當午夜，輾轉焦思，未嘗不撫膺長歎，輒欲得麻繩一根，了結此生。但轉念父母之深恩未報，則又不能忽然出此耳。前此若心懷一有抑鬱，還有芸姊來解勸我，安慰我，今則芸姊已逝，一切皆已化為烏有，唯有自己鬱悶以終了！唉，朋友之間，又零落若此，豈人生例應受如此之痛苦，抑是我底命運之不幸？”

讀了這樣 Sentimental 的信，我很覺感動，覆信慰解她，並寄了一本英文的魯濱孫飄流記給她，作為我對她的真誠純潔的友愛底象徵。

於是她覆信深深謝了我；但又說可惜該書生字太多，和她底英文程度，相差很遠。後來M君報告給我說，她又曾把那本英文書在他面前誇耀道，“這是C先生底贈品，你看裝訂得多麼精美！”

到了那年冬天，她便親自織好了牠們，託M君私私地帶了來送我，當時我充滿着驚喜和感激，眼淚都滾出來了，呆站了一刻，默默不能說一句話。好久，方對M君吃吃地說，“替我代致謝意！”我一面把牠們試帶，一面細細審視：赭黃的顏色，像園裏開着的菊花一樣可愛；又微微灑上了一些香水——哦，不是，是女人底香氣，是女人溫柔的奇香啊！——更足令我神魂陶醉。想到她底纖纖的玉手，不知費了多少汗血，她底晶瑩的眼睛，不知費了多少凝注；她底讀書的寶貴的時刻，又不知佔了多少；我更是對她充滿着感激的謝意，對牠們起了神祕的無限的愛護心與崇敬心。我每要帶上牠們底時候，必然先用芬芳馥郁的胰脂洗淨了雙手，再用手巾擦乾後，方纔帶上。不帶底時候，又必得把牠們送到最下層的衣袋裏去，恐怕要失掉呢。

晚間睡覺時，我又每每把牠們帶到被窩裏暖暖，不肯讓牠們在外面著涼。偶然夢裏醒來，觸到了牠們，便彷彿是和她握手的一般，感着無上的愉快。

一天，我底朋友 L 君，曾問我牠們是那裏買的，要多少錢，我支吾地忸怩地回答他說，

“哦——啊——不是買的，是萬金難買的！”

他以爲我和他開玩笑，他把袋裏的手套拿出來說，

“我這雙手套，是羊毛的，是可以過得去的了，却還不過花了二塊錢；你那個什麼線絨的，說什麼萬金難買，吹牛皮吹得多麼利害！你把四角子給我，我馬上替你再買一對來！”

我不答話，我不和他置辯。我知道他這有了妻子的可憐的青年，是不知道人世間有情人底愛底神祕的；他不知道牠們於我是像她底縷縷情絲織成的；他不知道牠們於我是像她底斑斑心血染成的。不過我心裏却着實恨他侮饒牠們，褻瀆牠們呢！

那時是牠們底命運最爲幸福的時候，也就是我

們底友情最爲甜蜜的時候。她有什麼痛苦和煩悶，她盡情向我道來；有一次，她患足疾，不能參加示威巡行——現今很時髦的示威巡行，她也原原本本告訴我，倒又費了我一些筆墨，去慰她候她。我有什麼抑鬱和悲愁，我也盡情向她訴說，譬如現今大家最普通的痛苦——經濟壓迫之類；他便覆我說：

“先生勤敏好學，真是可佩。雖一時受經濟壓迫，但他日學成，何患之有？請放開心緒，不可煩悶，至要至要。”

後來我心裏忽然起了一樁怪想，也是愚想：以爲要和她做永遠的朋友，又不致受她底未婚夫底懷疑，必須把我和她交好底事件，全盤地誠實地告訴他，才能完成我們的神聖的交情；我便寫了一封長信給她底留學數千里外的 N 市的未婚夫。同時並把這件事通知她。從此她便胆怯起來，恐怕要失掉她底未婚夫底愛，——也許是她底未婚夫警告了她——她便和我生疏起來了。我寫信給她，她也每每不理我了。但我真悔恨，我那時沒有看到這層，還把她當作是真正

的異性的好朋友呢！

一天下午四時許，——那是 C 女校通常准許學生會客底時候——我高高興興跑到了她底學校裏，一心去會見她，和她談天，而且先期兩天通知了她，她決然不會接不到我的信的。但是她學校裏的聽差——大約是受了她底囑咐罷——偏說現在不是會客時候，來拒絕我。我萬分懊喪地回來，立刻寫了一封信，向她訴冤，她也不答覆我。我那時爲情網所蒙，却還大夢沉沉不知覺醒呢！

最後，因爲勞作過度，愈覺生活底枯寂可怖，我便想入非非，想到寫信請她介紹女朋友底事情上來了。我寫了一封很 Sentimental 的信，說自己是隻孤鴻，翩飛在荒涼的曠野；說自己是個孤單的行客，旅行於無情的沙漠；又說每當深夜，時以眼淚洗臉；又說無聊至極時，輒欲實行自殺。然後說到感激她底往常的慰解；然後說到求她底慷慨援助——介紹個她學校裏的女友給我。可笑得很的是，又還附上了許多條件，肉底美要如何，靈底美要怎樣，末了就說：“總之，

你所認為滿意的，大約也能夠滿我底意。我完全信託你了，願你解救解救我這個可憐的人嚟！”

這封信發了以後，我因為雜務紛繁，沒有把牠放在心頭，四天底光陰，都飛也似地過去了。到了第五天晚上，是我們歡宴畢業同鄉底時候了，大家都說說笑笑，興高采烈，我這個有憂鬱病的人，也強笑佯歡，去敷衍他們。但是，不好了，我驀然間憶起那封信尚未見覆的事來了——本來我們底信兩三天便可往返的——心裏漸漸覺着不甯貼起來，漸漸懷疑那封信有不對的地方起來，愈想愈疑，愈疑愈想，想得頭都痛了。他們底歡笑，都彷彿是對我的冷酷的譏訕；一場歡宴，於我只是無窮期的慘戚的拘留；我藉說腹痛不能吃什麼東西，起身向他們告辭，匆匆跑回學校。到了房裏，外衣也不卸，皮鞋也不脫，便磨墨蘸筆，寫了一封謝罪的信：

“曾姑娘：一前幾天奉上一緘，迄不見覆，我現在心裏真像有利刃在刺了。我對你提出的要求，許是不合理的罷！你又何妨直捷痛快地把我的申斥一頓。但

你罵我罰我，我都全心全意的領受，且願即刻改過。但你像尊嚴的女神一般，不肯對下凡者說一句話，那就是寸磔我的酷刑了！見信後，萬望覆我一字，以慰我懷；不然我倆也許生生世世永無再見之期了！”

我現在孤另另地走到北園底前面來了。一路來，幢幢往來的人們，時或把他們底可惡的淡漠的眼睛，來注射我，我不免有些害怕，誠恐他們瞧破我底心裏的祕密。可幸他們都不是我底熟人；而且他們沒有透視的眼，不能瞧出我底兩手插在手袋裏握着的是些什麼；他們又沒有明鏡的心，不能反照出我心裏懷着的什麼鬼胎。但是過了北園，走近一根孤單的枯朽的大樹旁的歧路上時，一眼向左望去，哎呀，前面緩緩而跑的不是滑稽的朱君和研究古學的沈君等四五位同學嗎？我隻身來了這裏，如果給他們知道了，可要給他們怪異到不得了，而且我底計畫恐怕要給他們破壞啊！幸而他們離我已有百五十碼之遙了。他們只管向前進，他們沒有回頭來瞧我。我就在這大樹旁邊

再站一會罷。這大樹下面是一口很污濁的池塘，彷彿是地獄裏的罪惡的穢水一般，怪可厭的；然而牠自天上落下來時，也原是清白瑩潔的，把牠攪污的才是罪過呢！我歎了一口氣，重新慢慢地向前走去。他們到了寶漢茶寮底前面了，他們從那茶寮前面底上條路走去了——原來寶漢茶寮前面有兩條路，一條向上岡，一條向下村——他們給人屋掩蔽着不可復見了，便三步作兩步地從下條路走去，我以為那麼一來，總不會和他們相撞，給他們瞧見了。我跑到很泥濘的鄉下的小路上。那兒恰有許多人在互嘈互罵，鬧得便要打架底樣子了。有些人在排解；黑衣警察也飛奔來了。那些人家底村夫們婦女們小孩們，都眼裏現出驚怪的神情，趕快跑前來瞧瞧；或者站在屋門前面，你一言我一語地究詰議論。我不睬他們，我急急跑過；我一手把長袍撩起一手把鼻孔捏着，恨不能躍身一跳，便跳過這些猪牢般污穢的地方。因為我還有我底重要工作趕快要做呢！而且我實在也厭惡他們；他們在這麼僻靜的鄉間，儘可安安閒閒，和和氣氣度日，却要

像那些官僚們軍閥們一般，鉤心鬥角，吵打不休；他們真是何苦來！他們真是可憐蟲！但這些念頭，祇是像閃電般的過去了，我又重行想到我底重要的回想上來了。

二

我寫好了那封信，便立刻跑出街上把牠投進郵箱裏去。恨沒有一隻傳書鴿，登時把它飛遞給她；現在時候不早了，又不能跑到她學校裏去向她請罪。那一晚我雖然因為連日忙碌很是困倦，但總是不能睡。有時睡着了，夢裏又彷彿曾瞧見一隻黃斑色的猛虎，張牙舞爪，向我直撲過來，我却想跑又跑不動，精神上異常痛苦。

翌日，東方微微露了一線曙光底時候，便從床上爬起來。還是充滿着疑慮恐怖，頭也懶得去梳，臉也懶得去洗，課也沒有心去上，只是枯坐在房裏納悶。這日底時辰，似乎特別走得緩慢；一個鐘頭，便彷彿是一年底一般。七點，八點，九點，好了，時常和我談

天的M君來了。但是，不然！不然！他到來了，面上滿是殺氣，嘴唇作黑紫色，微微在震顫，牙關緊咬着，不發一言，我問他一句，他纔很勉強地答我一句。我知道有些不妙的事情要發生了，身上已自捏着一把冷汗；但還不會想到這就是因為那封請她介紹女友的信底緣故。一會兒，他有些命令式的邀我到匯裏逛逛。到了那兒，他便把第一口的毒氣向我吐來：

“你幹了好事！你竟寫了一封那樣的信給她！”

他停了一下，我此時覺着滿懷不安，慚愧，悔恨，怨憤，他接着斷斷續續地惱怒地對我說：

“你寫了那樣的信給她，她起了絕大的恐慌——因為你的信，畢竟有挑誘她底嫌疑。——現在的社會如此黑暗險惡，如果你底信給人知道了，你做男子的固然要聲敗名裂，她做女子的，更是要墮落到第十三層的地獄裏去；——況且她和她底未婚夫是很要好的一對，她是全心全意愛上了他的，你休要誤會！至於介紹一層，她說，C女校底同學，她所認識的或要好的，很少很少，所以不能為力。她又說，縱然她識盡

了全校底同學，她也不能擔任介紹底職務，因為她認到介紹是很不自然很不體面的事情。你這種行爲，不特有把她糾弄得嫌疑，又似乎把她當作紅娘看待，侮辱了她底人格！她因爲你如此冒昧，如此無禮，她還要寫信和你絕交呢！”

他說這些話來斥責我，教訓我，我當時沒有什麼好回答他，只好俯着首，眼淚向心底進流，肚裏漲着悔與恨，慚與憤；彷彿肚子裏頭是死了些東西，或給鉛團填塞着的一般。我慚悔：我是堂堂的大學生，還要這樣行爲不謹，受一個中學不曾畢業的友人底教訓斥責；還要這麼下作，向那沒有知識沒有學問的異性乞憐求愛；還要這般沒有意識，向那再也不能把愛給人的入求同情的援助。我憤恨：她這麼不能相諒，這麼頭腦陳腐，這麼心胆懦怯。她不知道我那封信全沒有侮辱她的意思，也全沒有對她起不良的想頭——至可恨的是她底懦怯，她不直接來斥我罵我，倒要差遣 M 君來，和毒蜂一樣，來刺我螫我，使我體無完膚——早知如此，何以當日假惺惺呢！就我那封沉痛

的謝罪的信，她後來也不覆我一個字喲！

啊，它們在我袋裏，是多麼可惡的東西！它們是怨毒底絲織成的，它們灼了我底手呵！牠們是恨惡底血染成的，牠們污了我底手呵！

想到這兒，我走到坟山下來了。他們那隊同學呢，唉，真是和仇人一樣，我又望見要狹路相逢了！他們底路和我底快要相會成爲一條了。我倉倉皇皇，飛也似地先跑過去；不循那條大路前進，倒跑上坟山來了。我以爲他們一定會循那條大道走過，決不會也跑到山上來的。這兒荒塚壘壘，有的是舊的，有的是新的。我正要找一個幽僻的乾淨的墳墓來，當作是她底，在牠前面坐下，把牠們拿出來，燒還給她，哎呀呀，他們又跑到這山上來了！他們和我碰着了！他們都愕然凝視眼睛突出得像要離眶飛去了的一般對我說，

“你獨自一個人來的嗎？”

滑稽的朱君，更裝出遇到了鬼魅般的怪狀，兩手向我亂舞，黑而且小的口腔，張開着說，

“C君，你是不是C君呀？你是不是鬼呀？”說到這兒，又把我推了一下。

我中心這時很是徬徨無措，茫然不知所答，我只吃吃地說，

“我——我是——一個人——來的！”

我像囚犯般供了這一句，在那兒站了許久，他們也呆看了我許久。朱君又不斷地來嘲弄我，說什麼我是詩人來這荒墳壘壘的地方找詩料啊，說什麼我是小說家來這裏描寫墳地景況啊，說什麼我是來這裏和情人幽會啊，一面說，一面竊笑。有一個不識名的某君，架着玳瑁眶眼鏡，態度文雅，手裏拿着一本書的，更目光炯炯，對我只是張望，口角又露着狡獪的微笑。最後章君領隊，帶着他們向白雲庵進發了。好意的沈君，又來勸我加入他們底隊裏去。我婉辭却他，說是跑得太熱了，我要回去了。真的，我這時因為跑了許多路，而且比平時跑得特別快些，已經額上汗珠涔涔了。又不幸出乎意料地碰見他們，更覺得不好意思，滿面通紅，渾身是汗，彷彿是初次學做賊做盜的人，

被人識出了拿到了的一般。我被沈君苦勸——他勸我把長袍卸下，跟他們去，只得隨他們走走。但我終覺得今天要做完我底重要工作，我走了十幾步，便顧不得什麼情面，很堅決地告辭了他們，從小路穿到林中來了。

我跑到那兒大塘邊站着。熱得不可開交，把一件綿紗織的衛生衣，和黑緞綿背心脫下，用小巾包好，忿忿地想了一回。

一天，我跑到一位友人家裏。她隨後不知如何，打扮得像討厭的妓女一般，粉紅色的裙，鮮綠色的衣，面上頸背，都塗得粉牆那樣的白，也跑到那兒來。我自和她絕交以後，在路上相逢，總是遠遠躲避，或者各各低着頭飛奔地過去。但是現在同在一室了，彼此底座位又恰恰是針鋒相對底樣子，我以前和她要好，也是被這位友人知道了的，當時便不能不戴上假面，和她點點頭招招呼了！

如今哪，我要把她底手套焚掉，把我胸裏的怨毒

同時化爲烏煙飛去，我很謙退，很守本分，很守祕密，我不在宿舍裏燒，使同學們知道；我不在熙來攘往的大路上燒，給過客們窺視或聚觀；我跑到這墳墓叢中來——悽冷寂寞的墳墓叢中來，找一個相當的沒有人可以碰見的瑩堂裏去燒，萬惡的社會，也要遣使他們——我底同學們，把駭異的眼睛來窺視我，把尖利的嘴舌來譏刺我，把甜蜜的言辭來勸誘我，要打破我這個發洩鬱積了半年有奇的恨情底計畫喲！

萬惡的虛偽的社會喲，我咒咀你，我恨惡你！但我總不肯對你屈服，我還要去找個適當的地方來把牠們全盤燒掉，作爲我反抗你底第一幕或宣言書喲！

我包好了衛生衣和背心，我更鼓着勇氣，邁着大步，從林中奔出，循着一條小徑，仍然向着墓塚層疊的別一個山坵走去。爬過兩個山岡，穿過一塊菜地——菜地裏有一對夫婦在操作，男的在用鋤頭鏟地，女的却馱着一個小孩，蹲着在除雜草。他們穿的雖然破爛異常，他們倒很知足的樣子，在那兒有說有笑。他

們發出的愉快的聲音，似乎都在譏笑我這個孤獨者底可憐的命運似的——爬上山去。這時天上的濛濛細雨，開始落下來了。我不顧，我只管爬上山去，找塊適合我底工作底墓地。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失望極了，雨絲又只管迷迷濛濛地飛來。我迫不及待了，終於到了一座新闢的墓底模型前頭，裏邊還沒有葬過死屍的，我便認作是她底坟墓——在我心中算是死了的她底坟墓，就在那兒站着，拿出牠們，把牠們狠狠地一擲便擲到地上，然後取出火柴，和助燃的印刷品來。又把眼睛四面張望了一下，覺得這兒四週都有山坵圍繞遮護着，是頂僻靜頂安穩的地方了。四面都沒有一個人來窺伺我了。四面都只有死的坟墓底沈靜了。我於是蹲下來，把成本的印刷品，一頁一頁，撕脫來用火柴點燃，把那對可惡的東西放上去焚燒。我這時心裏又舒暢，又得意，又憤激，又慌忙。我現在終得實行我底宣洩恨情底計畫了，我終得把這惡毒的恨情底寄託品燃燒了！但是如果突然間，有人來發見了我這個勾當，可要比剛纔那樣被他們撞見更爲

不妙呢！他們許要硬說我是瘋子，把我一面譏彈，一面捆起，送到公安局底拘留所，或芳村底癲狂醫院裏去。所以我一面把牠們焚燒，一面還時時左顧右盼，前瞻後矚，心兒只管怦怦訇訇像擂大鼓一般在跳動。這時牠們燒著了，發出的氣味，異常難聞，十分刺鼻。但是我並不驚訝，並不退避。我知道這是怨毒底奇臭，這是惡恨底穢氣。看呵，牠一陣一陣隨風上颺了，散開了，看不見了！哈，哈，哈哈，好了！牠們再也不能在我牀頭案側，令我觸目傷心了！

約摸燒了五分鐘，紙都完了，牠們這對怪物，有的地方成爲焦黑了，有的地方却還保存着黑櫻色，似乎是未曾燒透的樣子；而且牠們是整個的，沒有破碎的我恐怕牠們那樣留在那兒，會引起人們底疑心，妄行推測，我便把牠們捻起，擲到離該墓地兩丈遠的地方來，又把牠們用兩足極力去踐踏蹂躪，燒透了的成爲烏粉末了，有些不曾燒透的也成爲小小的長條了；再把她們一脚踢散了，很可斷定沒人能夠覺察了，這才滿心快意，踏着闊步，走下山來。

一路歸來時，細雨下得更密，遠山望去更覺模糊了。絲絲的細雨飄到我底氈帽上，我底長棉袍上，我底瘦削的面龐上，我底玳瑁框的眼目鏡上來，我並不介意。我欣然踏着輕快的步履，跑回了房裏；我認到我全身小小的點點的瑩潔得像瓦上霜般的水滴，是我全身毛孔迸出的怨恨底氣底凝結物呢！我胸中肚裏，現在乾乾淨淨，沒有一點歪氣了；衣服和皮膚外面的一些東西，一會兒便可拍掉抹掉的，有什麼要緊！有什麼要緊！

十五年二月八日下午初稿，

五月四日改稿，

六月九日重修。

自 殺

C先生：

恕我因痛苦自殺，而完拆了我對你的債。你對我這麼好，我是死也不能忘記的。要是含環結草真是可能的話，我是耍那樣來報答你。要是人生真是輪迴我又碰着投胎再得爲人的話，我來生當盡力報答你，就做你終身的侍從，我也願意。我來此地，能夠關照我的朋友，一個也沒有，從不相識的你，却客客氣氣來招呼我，住了一個多月，還沒有對我討取過房資伙食費。我時時默默地替你祝福。心裏想，在這麼繁華的金錢

勢力超過一切的社會裏，居然還有先生這麼好心腸的人，這才是奇蹟呢！要是“天道福善禍淫”是完全可靠的，那麼我的自殺是必然的，是天譴我，先生却將永得天佑而無疑。我祝福你！

現在且請先生聽我敘述我所以不得不自殺的故事，你聽了，你也許不會以我爲懦怯罷？

是十二月一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細雨微濛，天氣寒冷，在Y市車站下了車，我在車門外站着遲疑了一會：馬上進N城好呢？還是在此地旅館裏暫駐一夜明早進城？終於覺着給火車顛簸了一天，不免太勞頓了，天氣又不大好，旅館夥計又來勸誘：

“普通由S埠赴N城的人，大概都是在此停留一晚的，”一個說。

“太辛苦了，明早去罷。”別個說。

“先生，到我那邊罷。”又一個說。

我便把行李——一個被包，一個籐篋——交給C旅館的穿着制服的夥計，自己却坐黃包車回C旅館。

C 旅館距離車站不過一里；不一會我便到了，行李也到了；我便付了車夫的錢及挑夫的錢。這個旅館是個舊式的建築，倒也有樓，入門，右邊是櫃檯及賬房所在，左邊壁上掛着住客名牌，及C 旅館各埠聯號金字牌。我正在打量這個旅館，一個茶房，大約有三十歲，身穿灰布長綿袍，却笑迷迷地來招呼我說，

“先生，看房子去。”

他一面引導我上樓，一面又問我說，

“要怎麼樣的房子呢？”

“要單房，同時要便宜些的，橫豎明天便要進城。”

“這間好不好？每天八角大洋，吃飯另計，”

他引我進了一間離梯口約二丈的房子，開着電燈。這個房子約有二方丈大，只有個小小的窗，光線不夠。一張床，一個鏡檯，一張飯檯，檯上有茶壺一杯，檯前檯右各擺椅子一張。我想房子雖不大好，價錢倒還不貴，只睡一晚的，沒有什麼關係，便答他說，

“就這個好了！”

“好的”他下樓去搬我的行李了。

這時最惹我注意的，便是我房門外五尺的地方，憑欄站着的三個女子。兩個大的，一個小的。我只看見她們的背影。小的約十五歲，細小身材，穿的是青色長袍，紅邊，垂着髮辮。大的兩個，一高些，一矮些，年紀都有二十來歲，髮在腦後結成圓球形，高些的穿的是黑色花邊外套，矮些的穿的是淡紅色的長袍。我把她們望了一會，心裏微微一顫。

茶房把我的行李搬上來了，他動手解被包，鋪起床來。他一面鋪床，一面用狡獪的聲調問我說，

“你是C市來的，是不是？”他包含着泡製我的野心。

“是的！”我傲然以數千里外我能來的聲調回答他。再私私地問他說，

“外面站着的三個女的是什麼人呢？她們是不是住在此地的？”

“是的，她們都住在此地，”茶房笑迷迷地回答我說。“她們還漂亮，是不是？她們的父兄都住在此地。她們是S州人氏，因為父兄不長進，年辰又壞，沒有

辦法，所以把她們來做生意。”他巧語如簧，替她們辯護。

“哦，原來如此！”他的話引起了我的同情心，同時聽見說是S州人氏，S州的女人的漂亮是天下馳名的，更對她們起了羨慕。

“她們都會唱，”茶房繼續笑迷迷地說，“唱得很好，你叫她們中的小的唱一枝，只要兩塊大洋，賑濟賑濟她們，好不好？”茶房彷彿瞧出我的弱點來引誘我了。

“不，唱是沒有什麼意味的，”我搖頭微笑說，我嫌唱太惹人注意，倒想佔有她們的一個的一晚。

“那麼，叫一個來睡一晚罷？”茶房單刀直入了。

我的心動得更厲害了，但是我不肯馬上應承他來暴露我的弱點，我支吾地說，

“等我想想看。”

他把床鋪好，便跑出去了，隨手又把房門關好。

我把籐篋打開，將日用必需品，像手巾，牙刷，水筒，肥皂等等取出，同時把幾本文藝書籍拿出來，擺

在檯上。茶房送一壺開水及一盆洗臉水來了，我胡亂洗了臉。一面在檯前坐下，攤開莫泊桑的‘一生’來看，一面按電鈴叫茶房來對茶房說，

“開一個三角錢的飯菜來。”

“好的！”茶房又把門關好出去了。

我的心給那三個女子的影子佔滿了大部份了，我看不懂書中說些什麼。我煩亂地起身，把房門打開，向外張望，看見那兩個大的女的已經不在，只有小的還是憑欄站着，聽見我的房門聲響，回頭來望我。我看見她的清秀的臉面，伶俐的眼睛，我的心跳得彷彿在擂大鼓。

我重復把房門關起，坐下，望着攤開的書和燈光。

此際彷彿耳畔來了一種聲音：

“你到了這個小小的市場，是誰也不認得的了，恰巧此地又有好貨，你何妨幹一幹呢？”

這種聲音使得我躍躍欲試。

又一種聲音，

“女人的曲線美，真好，是不是？你不是瞧見過裸

體畫嗎？你不是留心觀察過一般女人的身軀嗎，雖然被討厭的衣裳遮掩着，也不能完全埋沒其天然的美？女人乳房比方是兩個丘陵，女人腹部大，臀部大，腰部小，構造是很巧妙的！這樣的曲線美，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實際考察。”

我更躍躍欲試了。

又一種聲音：

“你不是讀過C 博士的風行一時的性史嗎？小江平那樣的甜蜜的經驗，你現在二十多歲了，你何嘗有過？你不是讀過許多性的知識的書嗎？但是什麼大陰唇，小陰唇，你那裏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有生二十餘歲，事情也做了一點，但是人生快樂的最高的酒杯，却還沒有喝過，這才可憐呢！”

這種聲音令得我面紅耳熱。

又一種聲音：

“你不也是一種娼妓嗎？娼妓只賣肉體，未必賣靈魂；但是你的最近的過去，說來慚愧，却完全因為一個月二百元的進款，賣掉了你的靈魂。你在幹工作。

的時候，不是徒仰他們的鼻息嗎？不是要以他們的主張爲主張，自己不能有一點特別意見發表嗎？你這種專賣靈魂的娼妓，祇好和專賣肉體的娼妓，晤談一夜，互訴彼此的痛苦！”

門呀的一聲，駭得我一跳，我以爲是誰來偵察我，回頭一望，原來是茶房送飯菜來了。

“先生，吃飯罷，不要再看書了。”茶房只看見我端坐檯前，擺着一本攤開的書。

“好的，”我把書闔起，讓他把飯菜放在檯上。我一面吃飯，我一面又聽見耳際有下面的聲音：

“你不是讀過某大小說家的許多作品嗎？他在一篇作品裏說他曾和妓女睡過一夜，但是他只和她談話，探求她的身世，她的痛苦，並沒有侮辱她，這樣的經驗你何嘗有過？你要做小說家，便何妨先學一學他這種把戲，看你能不能像他那樣？”

“你不是讀過小泉八雲的英文文學批評嗎？他不是曾說，有一本書寫一個騎士，和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睡覺，中間隔着一張利劍，兩不侵犯嗎？你要是能夠

像那個騎士，那才是你的本事呢！”

我覺得那位小說家是吹牛皮，小泉八雲是講神話。

這是我赴H港的前一夜。我跑到十六歲的她的家裏去辭行。

“什麼時候回來呢？”她的母親問我。

“說不定的，”我笑迷迷地說。她溫柔地望了我一眼。

“哦！”她的母親說，“聽說H港是很繁華的，很好玩的。”但是恐怕我玩得太久，忘掉了她，又加上一句說，“時局稍定便回來罷！”

“好的！”我隨口答應了還問五十多歲的她說，

“你到過H港沒有？”

“沒有！”她的母親說。

“你也沒有，是不是？”我轉問她。

“沒有！”她低聲答我。

“P先生帶你去跑一跑，好不好？”她的母親問她。

我心在跳，帶笑去望她，徵求她的同意。

“不好的！”她羞澀地低頭，嬌囀着回答她的母親，她不肯在沒有和我訂婚或結婚之前，把處女的尊嚴貢獻給我。

“是的！將來訂了婚或結了婚再和P先生去罷！”她的母親喃喃地說。

這於我是一個遺憾。相識四五個月了，彼此都有相當了解了，我敢於替她做衣服，買種種東西給她，認定她是我將來的終身伴侶，她也欣然接受了我所給她的一切，以我的將來的終身伴侶自居，她的母親也說是沒有問題了。但只因為她的異母的姊姊還是獨身，尚還不能有訂婚或結婚的形式的表示。因為沒有這種表示，便不能同遊H港。

管他媽的！我實在不能忍耐了！我要犯罪，來雪雪我對她的遺憾。

我是和H君同赴H港的。到了H港，我便和他同住。我們住的房間，空氣是很不好的，光線也不足。因

爲只有一個門，一個和門同在一邊開着的窗，大而無用，空氣不能對流；牆高屋簷低，天光來得不大；還有最討厭的，便是門口旁就是小便的所在。我們覺着氣悶，總是跑街的時候多；但是跑得倦了，總不能不回來房裏，一回到房裏，便覺渾身不快，彷彿我們是坐在囚牢裏。於是性格剛強的他，前數年會痛快地度過浪漫生活的他，便提起懸河之口，眉飛色舞地講他的過去的浪漫史，來打破房中的悶氣。他講我聽，他回溯前情覺着歡快，我靜聽故事覺着新奇，我們都忘却了我們住的地方的可厭，我們彷彿住在大酒店裏，舒服愉快。但是他所講的很多，我記不清，我現在記得彷彿他曾說過叫妓女來時我們應取的態度說：

“菓非雪梨不吃，煙非三駿台不吸，酒非布蘭地不喝，饌非奇珍異味不食，總之，用之於自身的要頂好頂好，把錢像泥土般使用。但是給妓女的錢，第一第二次都只好依常規把三塊或五塊給她。那才令得她捉摸不着，那才令得她漸漸地出盡曲媚的手段來巴結你，使你得到莫大的快感。反過來，你起始便儉

於己而厚貶她，自己吃的喝的都是廉價的東西，賞她的錢却豐而又豐。你以為這樣子可以買她的歡心，使她巴結你，但是事實上却適得其反。她却要竊笑你是傻氣，是鄉愚，不大睬你，敷衍你。

他又講他嫖私娼的經過說，

“一晚，我到C酒店開房。那時我在A局做事，Pocket 非常 Full。我脫了軍服，洗了臉，我便叫茶房來，吩咐他說，

‘去叫一個來，要漂亮的！’

‘好的！好的！’他高高興興去了。

“一會兒，他帶了一個約摸二十六歲的 Private Prostitute來了。她進我房裏來，面貌陰陰沉沉，什麼也不會說，只叫了一聲先生，便坐下，我心裏感覺得不痛快，不大理她，她坐一會便出去。

‘十塊錢！怎麼樣？’茶房間。

‘算了，就那個罷！’我不願意再去麻煩他。

“她又進房來了，關着門，便開始在解衣服，一面問我說，

‘先生睡覺嗎?’

‘你要睡便先去睡罷!’我惱了。這樣的不識談話不識獻媚，只知道做人的洩慾機的東西，我那能不惱呢?

“等了一會，我才上床。她睡在我的右邊。我一上床，她使用手上上下下來摸我，我氣極了，把十塊錢給她，叫她馬上回去。

“第二次，是大約一星期後。我知道C酒店是沒有好貨的了，我改到Y旅店去。那是星期六晚上，公餘之暇。我吩咐茶房去叫，他叫來兩個，一個就是前次C酒店叫的那個，真怪，她看見我笑了一笑，自己走了。一個是十八歲的嬌小玲瓏的東西，面貌還不錯，桃紅的兩頰，彎彎的眉兒，尤其是她那一對眼，被她斜射一下，真要不可開交。身穿淺紅長袍，足踏花鞋，走路時搖曳生姿。她一見我便笑迷迷地和我招呼，問這個，說那個，百般獻媚，令我魂銷。我們喝酒，我們談話，到了很晏很晏的時候，才上床睡覺。

“次日星期，我叫她不要歸去，再留一天。我回學

校裏叫兩三個和我頂要好的F君，D君，T君來，又麻雀，喝酒，談天。那種快樂，現在雖然我是結了婚，回想起來也有餘甘！”

我覺得飯是淡的，菜也是無味的，吃不下去，肚子又餓，便按電鈴叫茶房來。

“先生，要什麼呢？”

“拿這兩角錢去炒蛋來。”

“兩角錢沒有蛋炒的！臘鴨好不好？”

“就臘鴨罷！”

我停箸等他。

我心裏似乎有兩個我在辯駁；

“你想犯罪嗎？你想違背道德律嗎？”嚴厲的斥責的聲音。

“是的！”頑強的拚命的聲音，“我要犯罪！我要違背道德律！我的過去被社會制裁得太緊了太慘酷了，一點也動彈不得，一點也不曾爲非作惡，然而內心深處却時時犯罪。這於社會看來自然還不失爲正人君

子,但是我內心的犯罪,心的淫亂,我實在覺着比實際的犯罪和淫亂還有罪的多,痛苦的多。現在好了,我來此地是大家不認得我,是社會制裁的權威不能束縛我的時候了!現在不犯罪不淫亂,儘一晚去歡快,更待何時?”

“你就不顧道德律或什麼,你却不怕沾染梅毒嗎?梅毒是很可怖的喇!”

“是的!那就是我唯一的所怕的東西。我從前彷彿也曾看過一點講梅毒的書,見過衛生局陳列出來的梅毒的可怕的標本,和在D醫院親眼見過梅毒患者失掉陽具的慘狀;但是只這一次,運氣好,像H君一樣:我也許不會沾染罷?我要冒險,去反抗社會的束縛!我要冒險,把我胸中積壓得太多的舊恨新愁發洩出去!”

否定方面的我沒有話說了。我又彷彿聽見空氣中強有力的聲音在說:

“Be strong, good or evil!”(不問善惡,只要剛強!)

“想做便做去，不要怕，奮然直前，鬼神也辟易的。人生者乃是試練，試練者可以用善，也可以用惡。決勝負者不必賭錢，籌碼也不妨，只要切實地誠懇地做，便是真勝負。衝動的生活，突進的生活，便是人生的第一義。心淫比實際的淫還要有罪。在兩可之間，用了思慮和較量，遲疑不決，送着微温的一天一天，倒是比什麼還更大的罪惡。不碰不會發見出路，要有碰碎便罷了的勇氣，才是人生真誠可寶的生活。”

我幾乎完全屈服在這兩種聲音下面了。

臘鴨拿來了，我夾了一塊，送進口裏去，哎呀，怎麼這樣的鹹，我的舌頭都差不多要被灼爛了！胡亂地再吃了幾口飯，便叫茶房把食具撤去。

我心裏還是有兩種精靈在奮鬥：

“梅毒呀！梅毒呀！”

“不怕！不怕！不一定，染了便投海去！”

“那不是太可惜了麼？”

“誠然太可惜了。但是我要謹慎些，揀得沒有梅毒的來，也許世上有沒有梅毒的賣淫婦罷？”

我的心在跳得厲害。我打開房門望望，那小的女的也已不在欄杆前了。我悵然若失。我看看時表快八點了，我又微微覺着她們已被人佔去了的恐怖，於是大着胆子，按電鈴叫茶房來。

“要什麼呢？”另一個臉色陰鬱的茶房來了。

“唔——唔——我問你。沒——沒——沒有什麼；此地是不是——有私娼的？”我有些不大願意而且不好意思問他，我想要他叫那個笑迷迷的穿灰布長袍的來。

“什麼？你的意思是說姑娘，是不是？”他的態度還誠懇。

“是的，姑娘！你們此地叫娼妓爲姑娘的；你能替我叫一個姑娘來，警察不干涉嗎？”

“不干涉的！好，我替你叫一個來。唱一枝曲，兩塊大洋。過一晚，會唱的要十八塊，不會唱的十塊可以，你要單只唱的還是要過夜的，如果過夜，又要會唱的還是不會唱的呢？”他望着我小心地問。

“唱是不好，沒有味！”我微笑着用對先前一個茶

房的口氣回答他。

“那麼，叫一個不會唱的來過夜罷？價錢克己，只十塊大洋。”

“過夜恐怕又不好，有梅毒，還是叫一個會唱的來唱一枝曲，談談罷！”

“唱是一下子便完了，便要兩塊大洋，沒有味，倒不如叫一個睡她一晚的好罷？”他是替他自己的荷包打算。

“梅毒是很可怕的！”

“我叫一個沒有梅毒的給你，我叫一個頂呱呱的給你，我決不把苦給你吃！她很年輕，只十八歲，做生意還不久。她從前是只唱而不和客人睡覺的。後來聲破了，唱不出來了，才和客人睡覺，但這是不久的事，而且她也並非輕易招呼客人的。她沒有梅毒！她沒有梅毒！我們決不把苦給客人吃！”

“沒有？”我覺着充滿希望地微笑應他。

“沒有！真的沒有！我可寫保單給你！”他堅確地說，彷彿他是一個醫生曾經檢驗過她的樣子。

“保單？笑話！我要是染得了，你便是破壞了我的生命，你用什麼來補償我？”

“真的沒有！她年輕，十八歲，做生意不久，她是有父兄的，她不輕易招呼客人，所以招呼客人並不多，她是沒有梅毒，我可寫保單給你！我可寫保單給你！”

我終於八九成相信了他的話了。

“那麼，便去叫她罷！”也許世上有沒有梅毒的賣淫婦；不一定會染得梅毒，H君就是前例；染得梅毒便自殺，人生並不是和俗人想來那麼的可愛，——這些意想令我說了那種話。

他走了。

我在房中，站不是，坐不是，睡也不是，心愈跳愈快，身微微戰慄，彷彿大禍將臨。

曲線美！小江平的經驗！大小說家的經驗！人生最高的快樂的酒杯！女人的神祕的，裸體畫家至多也只敢畫一條線的處所！遺恨的宣洩！打倒社會的制裁！這些這些，都快要降臨了。我差不多完全忘記了梅毒了。

一會兒，茶房引導她到我房裏來了。我把她細細打量。面貌不大好看，兩眉及額生得不軒昂，眼睛小而沒有威風，臉上微微拍着粉，嘴唇也上了淡胭脂，把她的臉以眼睛爲界畫成兩半截，上半截不大好，下半截倒還可以。大約十八歲年紀。身穿青色衣服。手拿龜形的黃色橡皮水壺。態度倒還溫柔，說一口漂亮的普通話。

“先生，你是那裏來的？”她站着問我。

“坐罷！C市來的。”我讓她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

“你是那裏的呢？”我問。

“我是S州的。”

“哦，也是S州的！”

接着我還問了她幾句話，她還能溫柔靈敏地答我。

“你有病沒有病？老實說罷！”最後我問她。

“什麼？病？你意思是說梅毒，是不是？沒有病的！你看我的臉。有病的，臉上有東西的。”

大概談了五分鐘，她起身說等一會再來。

她出去了，茶房便進來了。

“怎麼樣？還不錯，是不是？”

“不大好！年輕是不錯的，但是臉兒不大好看。也算了，就她罷！”我不願意再去麻繁他，和使她難過。

“價錢是十塊大洋爲最低限度，你能夠可憐她再添一點嗎？”

“不！不！我不要她過夜，讓她和我談一會便回去我給她二塊大洋好了！”我的荷包並不 Full，我要故裝不願來搪塞茶房的口。

“不能再添嗎？”

我搖頭。

“那麼就十塊大洋罷！明早賞她二塊，花十二塊便可享樂一晚，這是多麼——”

我一面摸荷包，把十塊大洋紙幣遞給他，一面說

“恐怕有梅毒，有梅毒我便不要；但是無論如何，錢先拿去罷！”

“沒有的！”

茶房拿着紙幣欣然走了，不一會，她回來了。

我留心關着門，重新和她談天。心裏想：她不也是人嗎？和她完全不相識的我，花了十二塊大洋，便可佔有她的肉體的一晚，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可憐的女人喲！又聯想到自己的不久的過去，精神上也是度的娼妓式的生活，我對她便起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想。我對她微笑，我的微笑裏包含着眼淚。我問了她許多話，她也還問我許多話，我們像是久別重逢的朋友般的融洽。

“你爲什麼要幹這種生活呢？”我摟着她的腰問她。

“我是小時候死了父母，被人賣去的！”

“你的面貌，沒有威風，是不是時時被搗母打罵所致呢？”我摸着她的臉。

“不是的！”她只簡單地說了一句，便低下頭去。

“你招呼過多少客人呢？老實說罷！”我把她的頭抬起，望着她的眼睛，想憑她招呼客人多少的報告，來斷定她有沒有梅毒。

“我今年十八歲，我沒有招呼好多客人，我從前也會唱的，但是現在因為聲破了，不行了。”

“實數究竟多少呢？”

“實數？”她不說了。

“你真的沒有病嗎？你要有病，你要老實說，錢是一樣給你的。”我手觸着她的多肉的胸部。

“沒有！沒有！你看我的臉。”

“不要吹牛！我染了梅毒，我是要自殺的啊！”我想用自殺去動她的情感，要她實說出來。

“我說沒有就沒有，我不吹牛。你這麼客氣待我，我還忍騙你嗎？你不信，你可把我渾身摸遍，”她在解外衣了。

我們談了許久，在床上也還談話。

次日早，外面還是微風細雨，冷砭肌骨，她還在睡，我便輕輕地先行起身，準備進N城去。她醒了，見我起身，便爬起來，我便阻止她說，

“你還要睡便再睡一會罷！”她便依我所說再倒

下去睡了，她是還有些孩子的憨態，不大會招呼客人。

我穿好了衣服，洗了手和臉，把檯上的零星用品和書疊回籐篋內，我才叫她起來。

她起身以後，穿好衣服，洗了臉，擦了雪花膏，把頭髮稍為梳了一下，對鏡照了照，便打算回去，她要走時把頭一歪，嬌囀着聲音對我說，

“把一點錢給我坐車回去罷！”

“好，要多少呢？”我故意問她。

她微笑不答。

“要多少呢？你說一聲的好，”我再刺激她。

“由你給罷！”

“但是普通給多少呢？”

“普通——唔——由你給罷！”她還是不肯說。

“我現在沒有事做，是游民，不能多給，很對不起，將來再叫你時多給一點罷！”我依着昨晚茶房的話，把二塊大洋給她。

“你真的有沒有病呀？老實說罷！要是有的話，我便好馬上叫醫生看一下，”我笑迷迷地再問她說。

“沒有！沒有！你看我的臉！你又摸了我的——你也知道沒有的了。”

她收了錢，搖曳生姿地出門去，又回頭耀着媚人的眼睛對我說，

“我還年輕，臉兒還白嫩，是不是？”有一種蠱惑人的驕傲人的態度。

她走了，種禍給我的人走了，但是我並不知道，我只覺着她有點可愛，我還報以微笑。

把行李打疊完竣，我便付了帳房的錢，茶房的錢，匆匆坐黃包車赴N城去。

到了N城，我便在C街F旅社住下，房租錢一天，是一塊六角大洋的對折。房子很寬，但床架檯椅簡陋一點。我在N城逗留了八天，她的溫語，她的嬌姿，她的豐滿的肉體，還佔據着我的心胸。睡夢裏回憶起來，也覺着一種快感和興奮。但在一星期內，還時時有梅毒襲來的恐怖。第八天後，恐怖便漸低。因為我從前彷彿曾聽一個朋友說過，和不好的女人睡覺，要是過了一個星期都不覺得什麼，便沒有事。

到了回來S埠，偶然來到你的寄宿舍裏居住，她的影像漸淡，梅毒的恐怖日減，終於安然度活，彷彿不曾有過那麼一回事了。

我在這一個月多的當中，受經濟壓迫，非常厲害。我由C市來時，荷包本是不滿，到了和她睡了覺，又逛逛N城的名勝回來，便只餘一點零用錢了。這一點的零用錢過了幾天便花完了。向朋友借錢，他們只把“沒有！沒有！”給我。衣服髒了，只能塞到爛籐篋裏。頭髮長了，只能少逛一點街。我拚命譯書，想藉譯書來掙得一點生活費。但是現在，唉，書沒有譯好，離那一晚的三十四天的現在，居然梅毒發作了！

那是前十天的晚上，我覺着下部長了一點黃豆般大的東西，有水泌出，微微辣痛。我心裏是有些奇怪；但是還以為是太久沒有洗澡，不潔所致，不大注意牠，只用水去洗了洗，拍了一點許久沒有用過的爽身粉。

但是一天又一天，牠總是不乾口，而且漸漸腫起來了，爛起來了，愈痛愈是厲害。我知道牠是什麼了！

現在是第十天了，痛得真是要命。我很想去找醫生，但是那裏能夠得到錢呢？沒有譯完的書是沒人要的。我的朋友們都說沒有，茫茫人海，我又那裏去求人援助呢？向你求援，你許是答應我；但是你不向我討取房資伙食費，我已覺着萬幸了，我那裏敢向你開口呢？我那裏忍向你開口呢？進一步說，我向你商借了，或用其他方法幸而弄得了一點錢，可以求人醫治；但是我的血脈裏是充滿着梅毒菌，我想，什麼六〇六，什麼九一四，恐怕都是不能清除的了！我是再也沒有臉面來見我C市的愛人和老父的了！我是再也沒有資格來和我的愛人結婚的了！我的生命是已經破壞了，不可挽救了！C旅店的夥計和那娼婦，只是哄騙我，“沒有！沒有！”我是有些怨恨他們，有時甚至於想跑到Y市去把他們殺了，然後自殺。但是轉念一想，他們是地位使然，他們要生活，不得不那麼幹，他們也是可憐的東西！千不是，萬不是，都是自己不是！我是自投陷阱，我是自入虎口，並不能怪誰怨誰，我是把生命痛快地拚了孤注，不幸失敗了。我不該悔恨，我

不該悲傷。痛啲！痛啲！梅毒的毒菌在咬我。長痛不如短痛！現在就投W江去！現在就投W江去！人不知鬼不覺地投下去！我的日子已滿，我的日子已盡。很對不起，我因痛苦自殺而完拆了我對你的債！暇時能代我通知C市T街K里的年輕的她，要她另找終身的伴侶，並通知C街T里的六十歲的老父，安慰他幾句，那更是永遠感激的了。別了！我祝福你！

十七，二，廿六脫稿

二，廿九重修

怎麼辦

“隔房的L先生，他是不在此地吃飯的，”舊歷十二月卅日早上，C寄宿舍的一個茶房——一個二十來歲的矮小的黑眼眶的女子——一面替我打掃一方丈大的房間，一面靜悄悄地對我說，“昨天晚上他把一塊錢給我過年。”

“哦！”我聽了之後，心裏吃驚不小，却像沒事的一般，點頭表示會意那樣回答她。

我私私地把荷包一摸，荷包裏只還有兩個小洋雙角。就想全數給了她；但是轉念一想：我是在此地

住宿兼吃飯的呢，四角錢究嫌太少。同時這麼的一幕又在心頭顯現：

是傍晚的時候，我在S 書店碰見了二年不見面的舊日的S 教授。他是團團的面龐，紅嫩豐潤，像個處女；感情濃厚，待人接物，極其親密。我想，這樣的教授，大概總能夠借給我一點錢罷。我和他寒暄幾句之後，我便低聲問他說，

“先生，借我一點伙食費，好不好？”

“哦！沒有辦法！簡直沒有辦法！”他急口的說。“許多C 市來的舊日的同學都來此地找我，簡直沒有辦法！昨日同學C 君，他貧病交迫，問我借三十元，我都沒有——”

“好！”我打斷他的話說，“不緊要的！現在沒有，就等過年後再看罷。”

這種碰釘子的痛苦，想起來，實在不寒而慄。現在舊歷年尾大家都買辦年料過年的時候，那個朋友也不好去借債了。沒有辦法，拿身上的僅有的一套薄絨西裝去當罷，大概總可當得原價四分之一——

塊錢罷？好在還有件破舊的大衣，穿了大衣，裏邊不穿西裝衣服也不打緊。當得十塊大洋之後，一塊賞茶房，還有九塊便要小心地使用，一點也不能浪費。

我一面心裏這麼盤算，一面把身上的西裝衣服及背心脫下，包好。便把牠夾在脅下，私私地像偷來的一般，跑下樓梯，衝出宿舍門去。門口恰有宿舍的主婦——一個大約二十四歲的臉上常常打粉很多的還算漂亮的女人——站在那邊，看見我拿着一包東西出門，彷彿有些驚奇，又彷彿在打量我的沒有被西裝褲掩着的腿部，我匆遽地把頭下俯，不和她招呼，衝過去了。

跑出街上以後，心裏覺着輕鬆許多，這才敢挺着胸正眼望望他們。他們在街上熙來攘往，無論穿的多麼漂亮的，手裏拿着多麼過年品物的，不問男女，不管老少，都是不認得我和我所不認得的。我又覺着有點滑稽：有生二十多年，雖然家裏貧窮，父親母親也許會當過東西，賣過田地，但是自己却不曾踏過當舖的門，現在一個人憑着一時的生的衝動，接受了“認

爲應該幹的便幹去，奮然直前，鬼神也辟易的”的教訓；由C市跑來此地，從前以爲可以向之求援的人，都在現實前變爲生客，倒生平第一次，把身上唯一的頗爲需要的衣服拿去當了！

我儘在馬路的邊道上的人羣裏擠，一面找尋門口寫有很大的當字的舖子，一面又想：十塊錢算什麼！我在C市有事做的時候，請朋友喝一二次茶，或請她看一二次戲，便花完了。那一晚請她和她的妹妹及母親，到M戲院看影畫，不是花了五塊多錢嗎？……

我瞧見了馬路對面一個門口寫有八九方丈大的彷彿張牙舞爪在吃人肉的當字舖子，我便馬上鼓起勇氣，跑過來推門進去。我站在有鐵欄的像監獄般的櫃檯前面，店內夥計却高高站在櫃檯裏邊。我進去的時候，恰巧有一個小商人模樣的在贖東西。我等了一刻，他去後，我才把我的衣包遞給櫃內的夥計，他把衣包打開來看，很留心的，很敏捷的，翻來覆去，連褲腳邊上的一個小孔，我因爲坐腳踏車弄爛的一個小孔，都看見了，他問我，

“當多少呢？”

我還在遲疑，沒有答話，他又說，

“四塊洋的！”

我吃驚了，心裏想，四十多塊錢做來還不久的東西，怎麼連四分之一也當不到，真怪！

“六塊洋的罷！”我再也不敢說多。

“不要！不要！”櫃內的有力量的聲音。

“五塊罷！”我再退讓。

“好，就五塊！”櫃檯內一個夥計在摺疊我一刻前還在穿的衣服，一個在寫票了。

就在此刻，門呀的一聲，一個大約十六歲的女子進來了，她身材嬌小，臉兒清秀，手裏拿着報紙包好的一包。她把包遞給櫃檯內的夥計。這個夥計把包打開，把一件女子的青絨長衣攤在檯上，我一看牠的大小長短便知道是她自己穿的，心裏想：

這個女子爲什麼要把一件外衣當去呢？現在過年了，稍爲有錢的人添做新衣也還來不及，許是她的母親沒有錢，叫她拿來當的，許是她只有母親沒有父

兄的，許是有父兄而父兄不長進。一個女子在這麼繁華的市場裏沒人保護，沒人可以告語，那才可憐呢！

“二塊洋的！”櫃檯內的無情的聲音。

“四塊洋的！”站在我側旁二尺遠的她的嬌音。

“不要，你拿回去！”

“三塊洋的！三塊洋的！”她的哀求的聲音。

我此時已拿到了五塊及當票，正在把牠們放進荷包裏去，把女子斜眼端詳，怪可憐的弱者，很想對她說，

“姑娘！不要當去那件外衣罷！天氣冷，外面正在下梅花雪呢！三塊錢我給你好了。”

但是我和她沒有半面交情，我那能說出口呢？要是說出來了，她或櫃檯內的夥計都要說我調戲她，那又怎樣關交呢？……你不是和她差不多嗎？你為什麼這麼癡情，不自憐而憐她呢？想到這裏自己也覺着好笑，出門去了。

“二塊半洋的！”

我出門時，我還聽見她在和櫃檯內的夥計講價

錢。

打賞茶房，買一點臘腸和餅乾來過年，坐三等電車去找窮朋友，洗衣服，幾天以後，荷包裏又快要只存當票了。怎麼辦？怎麼辦？譯書！譯書！於是向S書店借得一本英文的戲劇來繙譯。

天天早上四點鐘，便從小小的鐵床上爬起來，穿好衣服，扭亮電燈，攤開英文原本，一面查字典，一面寫下去。

彷彿譯到一篇寫一箇水手臨死時對他的一個朋友作最後的絕叫，曾有這麼的話：——

“捨掉這種生活，你也覺着沒有什麼可悲的，是不是？工夫多，工錢少，食物又壞。船到了岸，爛醉一場，亂打一交，錢便完了，又作第二次的航行了。永不會遇見過可愛的人；永跳不出水手的市場；週遊全世界，而毫無所見。失掉這樣的生活又有什麼可悲呢？”

我掉了不少的眼淚，我似乎聽見別一種聲音在對我說：

“你這種生活又有什麼可留戀的地方呢？個個朋友都不能援助你，飢餓，寒凍，孤獨，正在向你環攻。你想譯書來抵抗牠們嗎？夢想！夢想！在這樣的社會下面，譯書是賣錢不到的！譯書是不能為活的！尤其是譯的戲劇一類的書，沒有銷路，中國人對於戲劇是不愛看的。你去死罷，你去死罷！”

我是有些心動，想依照着牠所命令的做去。

死神又引誘我說，

“來罷！來罷！我這兒沒有貧富之分，沒有賢愚之別，也沒有貴賤之差。我這兒沒有飢飽，沒有寒熱，沒有孤獨和熱鬧。有的是和平，平等，混沌，永恆不變，我這兒才是極樂世界。來呀！來呀！”

但是同時我彷彿聽見空氣中有生動的強有力的聲音：

“Nonsense！自殺只是懦夫的行爲！”

這種聲音使我決定再向人生的路上跑，並想起再向朋友求援的事情來了。於是一轉眼，便彷彿瞧見一個同鄉，中學時代同過學的，現在却在 N 大學念書

的，和我打招呼。他很胖，有富家翁的態度，笑起來的時候，兩眼差不多合成不大顯著的一條線。他家裏有錢，我是知道的。他朋友很多，我是知道的。但是他為人頗是圓滑，對朋友不大誠實，好吹牛皮，裝腔作勢，我也是知道的。向這樣的朋友借錢，自己知道是不大靠得住。但是除他以外沒有別的朋友可以開口的了，姑且試試看，幹了總是比沒有幹了的好，於是便寫了下面的一封信給他：

“宛如學兄：兩次到校拜訪，均不遇，甚以爲悵。弟初到此間，人地生疏，無可告語。現在微有咳嗽，想係早起受寒所致，而囊空如洗，欲買一點補品而未能，信所謂貧病交迫者歟？念兄來此數年，交遊甚廣，舊日同學，兄亦較多聚首，可否替我籌借二三十元，半月內當設法償還，不誤，竚候明教。此詢 學安。”

二天後，接到他的覆信，內有“家款未到，無以復命。容後接到家款時，當行奉上。方命之處，尙祈諒之！”一類的話。

怎麼辦?怎麼辦?譯書!譯書!於是管外面正在下雪,隣房的寓客還在甜睡,一個這麼大的可以住四五十人的寄宿舍,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息,只可聽見自己的中山表——三塊小洋的中山表的息息索索的聲音,和自己用鋼筆寫在原稿紙上沙沙的微聲,還是拚命地早上四時起床,整日把書來繙譯,一面譯,一面想,

‘求人不如求己!求人不如求己!求人不如求己!’

“這些衣服要不要拿去洗呢?”數天後的早上,茶房指着我床頭的髒衣服來問我。

“洗的,你替我拿去洗罷!”我極力用安閒的聲調回答她。一面對着鏡子,在打量自己的兩個月沒有剪的頭髮,和沒有剃的髭鬚,一面心裏想,關於洗衣服和剪髮,似乎總不能不弄點錢來應付罷?房租伙食已經欠了一個多月沒有付過,也要付一點才好對住得和氣可親的寄宿舍主人和主婦。

我坐在小小的方檯前,眯眼一想之後,腦海裏便

湧出一個舊日大學教授的幻影。這個大學教授，和我是同鄉，他雖然很少回鄉，但對故鄉來的同學都還不錯。爲人小聰明小伶俐是有的，但是不沉着，多大言及空論，而少實際。面貌清瘦，兩頰高聳，眼突突有神，但缺乏深入外物的力，顯下陷，唇薄而浮。他的妻子苗條嬌小，和他恰是佳偶。但她盤骨太小，後面看來，臀部並不像普通強健女人那麼大那麼高起。他們倆結婚十多年了，愛情亦濃，却不曾聽見他們生育過。他從前是我C市讀書時的大學教授，待我還算很好。聽說他現在是W城的大學教授，月薪總不少罷？至少做了他們倆的生活費以外，還有點盈餘罷？還能夠借我一點錢罷？但是他從前是C市因爲政治意味逃亡出來的，其間自不無被人誣害冤屈的地方。他境遇不佳，而且也可說是窮途潦倒的了，也許他沒有比我好過許多罷？然而不去問問他似乎總是不對的，而且此外也沒有人可以詢問的了，不能借得伙食費，至少借十塊八塊錢作洗衣服剪髮的零星費，未必完全無望罷？

我就這樣一面想，一面跑向他的寓所來。

跑了約摸半點鐘，我到了他的寓所門外了。

“R 先生在家嗎？”我問應門的四、十歲的老婆子。

“R 先生在家在樓上。”

我欣然上樓梯，去叩他們夫婦的房間。

“R 先生！”

“B 君麼？請進來坐坐，”他一面開門，一面招呼我說。

我一踏進房間，便覺着和以前兩三次來訪他時身上輕鬆許多。因為我看見了房裏只有他一個人，他的夫人不在家，和前二三次不同。

“尊夫人那裏去了呢？”我還有些不放心。

“她和她的朋友逛街去了。”

他在檯前一個螺旋椅上坐下；我在和他對面的柚木椅上坐下。

他一面吸紙烟，一面對我打開話匣子來了。

“W 城的大學教授，我是不願就的了。沒有經費，

教職員都要減薪；學生只二百多人，都是囂張跋扈，教他們比教牛還難，這自然也是一般的現象了。我想辭去那個教席，專事著述或繙譯，飯總可以有吃的。”

R 教授從來沒有出過一本書。從前在 C 市大學時代，講義也懶編，許多同學都不滿意他。現在要從事著述或繙譯，也許為窮愁所迫奮發起來了？

“那是很好的，”我微笑地說。

“中國現在教育實業是破產，政治是一場糊塗，沒有 democracy 的精神，離 democracy 萬千里遠。報紙上說，某要人又出洋了，也許是和其他的要人政見不同的緣故，但是一般人都莫明其妙。連外國人也說，某要人在這個各派正要合作的時候去國，態度不明不白，是很離奇的事。我平時主張，各人政見不同，無妨大家儘量發揮，披露於報端，由國人公判，那才是 democracy 的精神。你說是——不——是？”

他說到此地，停着來凝望我，要我去贊成他的偉論。

“是的。現在派別之間，大家明爭少而暗鬪多，這

是實情。我們要消除派別，完成北伐，統一中國，逐步建設，中國才有光明的前途。”我敷衍地說了，心裏却想着開口借錢。

“中國人是很善良，很和平，很易治的；爲政者只要設法使他們安居樂業，共產黨便無所施其技，便什麼事都沒有。現在的爲政者，大概都以扒錢爲事，國計民生非所過問，豈不可歎！但是從另一方面觀察，這也難怪。這一派起，換一個什麼長，自長以下的官員，清一色換過。那一派起，也是如此。這樣重重拍演，大家又那能不扒錢呢？外國是事務官不隨政務官俱倒的，那才是 democracy 的政治°

“中國現在什麼都沒有，教育，實業，文化，科學都不能發達。做大學教授，做學問生活的人，本來是至神聖，至辛苦的，國家應該重重報酬他，給他一點生活的保障。西洋各國莫不如此。但是現在中國，做至神聖至辛苦的事業的人，却報酬至薄，生活又沒有一點保障，差不多弄到流離顛沛。這樣的社會還值得留戀嗎？我實在悲觀了。我將來籌得一點款子，我便

要到法國再讀書去。但是現在却籌不到錢，沒有辦法！”

“我有機會時也要做做官，”他再接再厲地說，時或有一點咳嗽。“扒得幾千塊錢，便到法國去。中國的社會，我實在看厭了。”他再加上一句，“像他們那樣亂攪，是沒有辦法的！”一停。

他的說話，於我實在像是夏天灑在石板上的驟雨一般。我忍耐地敷衍他，裝出留心聽他的模樣來，因為我曾讀過英國 Lord Chesterfield's Letters，裏邊都是教訓他的兒子的深於世故的說話，有一段彷彿是這麼說，“人們至歡喜他人聽他們的談話。反之，却至不喜歡他人輕忽他們的談話。所以，你聽人家談話時，你總得留心，至少要裝作留心的樣子，他會很感謝你的。而且一個人自己講話總不如聽人講話的能夠得益。”我向來能夠忍耐地諦聽 R 教授的高談闊論，都有些遵守着這種中學時代讀來的認為有理的教訓。但是現在貧窮之火正在燃我的肉，灼我的心，那樣的空論決不是解救我的東西。所以他繼續以上

面的口吻談話時，我有二三次都要打斷他的話的了，無奈他急口說話，彷彿長江大河，其勢難以遏止。

最後我看看時表，我知道我已坐了一點多鐘了，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又恐怕他的夫人快要回來了，要是她回來了，更是開口不得。乘他一停，在吹爐火之際，我便鼓起勇氣，也來不及詳細解說我的困難，只率直地愚笨地問他說，

“R先生！你有沒有錢，借點給我作零星費用呢？”我不敢提及寄宿伙食費，因為我在他高談闊論裏頭，已知道他的貧困。

“沒有！沒有！”他面色變白，匆遽地說，“我現在都活不成了！一個人還容易維持，最討厭是有家眷。”

“哦，沒有就算了。我會另想辦法！”

我悔恨我遵守了問了總比不問的好的信條，我悔恨我的愚笨，眼淚都幾乎要滾出來了。

接着他把從C市被誣陷逃亡時代說起，說到他逃來S埠的狼狽潦倒的一切一切。但是我，因為我的最後的希望都死了，我是太過傷心了，我是沒有心再

去聽他的話，他說的是什麼，於我都是模糊的，不清的，只記得彷彿他曾說出一句沉痛的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反詰，“他們說我是共產黨，不是笑話嗎？”及最後一句，

“我的苦痛是沒人曉得的！”其聲之哀，差不多是一種臨終的絕叫。

“我曉得的！”我悽然地說，暗暗地替他下了一點同情的熱淚。

“你現在不是替 S 書店譯書嗎？S 書店是有預支版稅的辦法的。你可以到那邊去預支二三十元。不過你要知道，S 先生——這是指我第一次向他借錢的——擔任出版主任，月薪只有五十元，你不好問他，他是沒有錢的。G 先生擔任總理，為人很刻苦，是不支薪水的，只靠一點版稅以爲生。預支版稅是要問他。F 君任校對，只有二十元。他們都是很刻苦自勵的。”

“好的！好的！”我口裏答應，表示接受他的教訓，心裏是只有：“絕望！絕望！絕望！”同時 S 書店在我腦海裏映成一幅流民圖。G 君的冷冰得似千年古鐵的

面孔又在我心頭顯現。

我告辭了好意的他，踉踉跄跄跑出來。街上依然是電車，汽車，黃包車，風馳電掣；依然是不知自何處來，從何處去的人們，擾擾攘攘；依然是華美的店舖，排列在馬路的兩旁；依然是值錢的貨物，陳設在店舖的裏面和門首的櫃檯。但是我却彷彿在沙哈拉大沙漠中一個人在旅行，自己拚命的奔跑，拚命的尋找，總還是瀰漫的黃沙，一望無際，總還是找不到一個人或一點泉水，來和我談談話，或解解我的喉頭的灼熱。到了房裏，關起房門，坐在床上靜了一會，我覺得我是和全世界的一切一切絕緣的了。只有這間小小的囚牢似的房子，這張小小的鐵床，這個小小的檯，這張硬到不能坐的椅子，這盞十六枝光的電燈，是我最親密的朋友。

“怎麼辦？怎麼辦？譯書？遠水怎救近火？自殺？自殺是懦夫的行爲！”

我在這樣想，却有人叩門說，

“先生！你此地有三封信。”這是茶房送信來了。

我心裏又來了一點希望，許是朋友有好消息來了罷？但是打開房門，接來一看，一封是六十多歲還在替人教書的老父的，一封是早年失學尚在C市讀書的弟弟的，一封是在C市有一個不大好的家庭的愛人的，希望之星彷彿又被黑雲慢慢遮掩了。

我把信一一拆開。第一信是這麼說：

“我兒：你前二月在C市時寄來之三十元，至今尚未收到，至以為念。你可寫信匯銀處詢問，究竟是何緣故。鄉中早麥不好。今年如仍有人請，我擬再教一年書。你之繼母，近來又有些咳嗽，真是無法。餘自余以下均安，勿念。”

第二信是這麼說：

“哥哥：我前兩次給你的信，你都有收到罷？現在學校已定於N日上課，學費堂費等要繳五十多元，你現在沒有事做，沒有錢寄來，怎麼好呢？我想再回家去做他們商店的小夥計，但是盤費也要二三十元。哥哥呀，請你快快替我籌點辦法罷！”

第三信是這樣寫：

“B兄：別後無日不念，你身體大概平安罷？你所寄信，都有收到，我好幾次都想回信，因為見你沒有一定住址，所以才會遲到今日。你在那裏好嗎？你是不是在那裏做工作？家母甚為不安，說你不知為什麼東奔西走。請你解釋一下，以慰家母之念，是所至盼。投考女中，初則被選，我已交了學費。及後L女士捲了學費逃走，不在那裏做校長。今F女士或S女士做校長，所以將L女士手選的學生一概不要。我今尚在S國民學校肄業，暑假就畢業了。我很平安，堪以告慰，家母妹妹，亦甚平安，勿以為念。妹妹亦有一紙給你，你看看她寫什麼，是亦她的心意罷了。”

她的十歲的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妹妹的信這樣寫：

“B兄：昨日接到你的信，說要我寫信來你嗎？但是我不識寫信的，請你不要笑我罷！你現在在S埠平安嗎？現在我已經升了四年級了，考到第十，請你不要掛念。怎麼你多時還沒有頭路呢？如果你多時還沒有頭路，母親成日都說怎麼還沒頭路呢？成日都那

樣說着。母親對我說，如果多時沒有頭路，請你回來罷！免母親成日都說沒有頭路。你回來找頭路罷！不是你在這裏又找不到。因為我不識寫，你叫我寫，所以我寄來的。”

三十元！教書！咳嗽！學費堂費五十多元！是不是在那裏做工作？一概不要！家母！母親！成日都說沒頭路！回C市去？這些這些，在我腦裏亂擠亂撞。

我靜了一會。

怎麼辦？怎麼辦？我自己低聲對自己說。案頭的中山表在息息索索，我不自覺地攤開英文戲劇來，一面看，一面用鋼筆在原稿紙上慢慢地寫。

十七年二月廿五日脫稿

三月一日 重修

地獄旅行

我在夢裏，遇見了一個魔鬼，他招呼我說，
“人呀，你在人世間度的生活這麼平庸，這麼沒
味，我引導你去作地獄旅行，廣廣見識罷！”他一面說，
一面把有翼的鞋遞給我，又說，“穿上這個罷！”

我彷彿受了催眠術者的暗示，不自主地把那雙
鞋穿上，便跟着他飛起來了。

飛，飛，飛，我們飛到一塊荒涼的郊野的一株大
樹旁。我看見大樹蔭下有一個年富力強大約三十歲

的男人，躺着在睡覺。此時太陽正照當空，樹上有小雀兒在啁啾，蒼蠅飛上他的臉，蚱蜢在草間跳躍，野間的一切都生動着在。一個男兒直挺挺地睡在那兒，是破壞了這種景像的和諧：彷彿悲多汶在舞台上奏樂時，台下突然來了一種噪音；彷彿一般天使們在跳舞，突然來了一個搗亂的惡魔。我覺着奇怪而且氣惱了，我便問魔鬼說，

“那個男人爲什麼睡在那兒呢？”

“哦，他是由衰老的國度裏跑來的人，他們的信條是‘樂天知命’，是‘天不絕人之路’，所以他受了一些挫折，他便在這麼生動的大自然懷裏睡起覺來了。他想他無論如何也不會餓死的！”

飛，飛，飛，我們飛到了一條小河之濱。河裏的黑色的灘石，一堆一堆，和被牠們阻撓着而激起的白色的水花，反映起來，成一種險惡的美。中間只有一條可以容一條小舟通過的水路。灘石上一又有一些破碎的船板，這證明牠們曾破了不少的船，淹斃不少的

人們。我正在懷疑這些可惡的東西爲什麼不會被萬物之靈的人們鑿去，舉眼一望，呀！上流却順水來了一條小船，舟子彷彿都在睡覺，沒人掌篙，也沒人把舵。我駭極了，我不忍看見悲劇的表演，便對魔鬼說，

“走罷！走罷！這種悲劇我不愛看。”

我們便起身走了，但我還不明所以，我便問他說，

“他們爲什麼那麼幹呢？他們難道瘋了？”

“不，他們並沒有瘋；他們是同你剛才所見的男人同一國度裏的人，他們的信條是‘船到灘頭水路開’。他們因爲相信這個，所以沒有灘的地方，他們還用一點力把船拉或撐，到了有灘的地方，他們却反而靜着睡覺了。他們並非不知道灘石的危險，但是他們認爲那是沒有辦法的，所以便不去白費力，倒躺着養起神來。他們沒有運氣的時候誠然不免碰沉，但是也有僥倖走過的時候。他們不願掙扎，願碰僥倖，他們都是絕頂聰明的人們啦！”

飛，飛，飛，我們飛到了一個被山圍繞着的村落。

景像是寒冷的，彷彿是大雪初過，屋瓦上，地面上，樹木上，池塘裏，大概都是白茫茫的。但是有些房屋的門首却打掃乾淨了，有些房屋的門首却還是沒人管得，他們有些由此屋到彼屋的人，彷彿也很難走動。我是有些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不通力合作把討厭的雪掃開一條路來，以便交通，我正欲開口問我的遊伴，他却開口說，

“這個村落，叫做，自私自利村。村裏的人的信條是：大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他的說話剛完，必必剝剝的槍聲在山間響起來了。我們仰首向山上望，看見山陰是一枝軍隊，山陽又是一枝軍隊，先前彼此都是偷偷摸摸，在山上爬，我們沒有注意到，現在却開起火來了。我起始懷疑他們是國際間的戰爭；但是把他們的人馬，旗號，服飾，等等打量一下，我認識他們是同一國度裏的軍隊。也許是南北美爲解放黑奴而起的光榮的戰爭，在此地重行發生了罷？我想，但是我再仔細聽聽，我聽見他們的口號都是‘打倒新軍閥’，‘實行光明主義’。這麼一來，我

真莫明其妙了。槍聲比先前更密了。我想甲子年日本和俄國在我們貴國裏打仗，他的激烈程度，大概也不能比這個厲害。我不能忍耐了，我便問魔鬼說，

“這是什麼一種的把戲呀？”

“這是叫做糊塗的戰爭，”他應聲說。

“在這衰老的國度裏的軍隊，他們的眼睛差不多都是盲了的，他們不知道爲什麼打仗，他們只知道長官的命令。他們前進，他們後退，他們的槍口對準朋友的胸膛，都只是長官的命令是聽。長官也不知道什麼主義，什麼國家，什麼人類，只知道地盤，金錢，權勢一類的東西。只要能夠取得他們的這些目的物，他們今天可以和A軍做朋友來打B軍，明天可以和B軍做朋友來打A軍，再明天又可以和C軍做朋友來打A軍和B軍，這麼的糊里糊塗的打法，如果不是透視的眼睛，當然一點也看不出。”

“可惡可恨，我們走罷！不要被他們的流彈打死了。”

飛，飛，飛，我們飛到一個政治的大舞臺前面。看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穿長袍的，著短衣的，戴氈帽的，戴瓜皮帽的，形形色色，擁擠異常。我看見看戲的人這麼多，便想，也許有什麼好看的新戲表演罷？但是把舞臺一望，我便有點失望。一樣是大幅的廣告替代着台幕，一樣是打鑼打鼓的人們坐着在台角。但是我想，也許舊皮囊裏有新酒罷？我忍耐地等着脚色登台。一會兒，鑼鼓大打大擂起來，左邊出來了一個紅紅綠綠的大花面，右邊出來了一個紅紅綠綠的大花面，裝模作樣打起仗來，就算大戰一場。我就要走了，魔鬼却對我說，

“再等一等，還有呢！”

我依了他的話，停着。大花面打完了，躲到台後去了，跑出了一位大官模樣的男子漢，面貌魁偉，身材高大，態度雍容，令人生敬畏之心。他張開大喉嚨，演起說來了。他把他的勝利淡寫輕描地說了幾句，然後他便把對手方執政時的罪過一五一十地敘述出來，鼓動得臺下的聽眾都痛恨起他的政治的敵人來了，

高叫着‘打倒！打倒！’。他又把他的堂堂皇皇的政見，明白清楚地宣布一番，並誓言今後要依這些政見做法，不達到國利民福的目的不止，台下聽衆都用熱烈的鼓掌去擁護他。他說完了，他由左邊進去，右邊出來，引導着一大幫的穿長衫馬褂，或穿西裝大衣的人們，這些人們的額上或背上或胸前，大概都寫有政客‘官僚’的字樣。這是大官上任時必有的一幕。

這一幕完了，另一幕開始。登台的是一個垂頭喪氣的剛被打倒的大官。隨員三人，都替他手裏提着皮篋，他搖頭擺腦地說了：

“如今國家大計，負責有人，鄙人得卸仔肩，非常欣幸。鄙人現在決漫游歐美，考察政治經濟，及其一般社會狀況，將來稍有所得，當再回國，貢獻於國人之前。珍重！珍重！”

台下又是一片拍掌歡送聲。他走了。接着出來的是一羣落湯雞般的人們，現慌張之狀。

“我們跑去那裏好呢？”一個說，摸着不大充實的荷包。

“我要到租界裏去!”一個提着大皮篋的大腹便便的說。

“我要回家裏去!”一個沮喪地低聲地說。

我是有些不明白，我詰問地望了魔鬼一眼，他便說，

“這是跟那個大官下台的人們。在這個奇怪的國度裏的政治舞台上，派別很多，開場總離不了打交，打交的結果，這派的人勝利，那派的人塌台，勝利場台的各個首領，照樣發表一套官樣文章的演說，然後勝利的一派魚貫而來，塌台的一派狼狽而去，有時連聽差的也要跟他們一齊來一齊去的。剛才的逍遙逍遙的大官是出洋去了，他的手下的人們却各走各的路，抓到錢的跑到租界裏去住洋房大廈，沒有抓到錢的便有的歸家，有的徬徨無措。”

“夠了，夠了，我們走罷!”

飛，飛，飛，我們飛到一間大學校的前面。先前所看見的，都是討厭的東西，我想：現在到了這個國度

的培養人材的機關，大概裏邊有些較好的東西可以看見了罷？但是進去一看，辦公室，課堂，宿舍，都是冷清清的，彷彿校長教職員和學生都走光了。我駭怪得很，我問魔鬼，魔鬼也有些捉摸不着，我們便跑出來問守門的，守門的便說：

“沒有什麼，都是派別關係！政治舞台有派別的關係，此起彼倒，鬧個不亦樂乎，教育舞台也是一樣。從前這個舞台，派別爭鬪的結果，只是校長教職員清一色換過，現在却學生也加入旋渦，差不多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一面說，一面在搖頭歎氣。

“糟糕！糟糕！走，走！”

我失望地向魔鬼提議說，

“這個國度的教育舞台既然都是這麼糟，什麼實業舞台，經濟舞台之類，當然不問可知道了，請不要亂飛了罷！我們飛去這國度的象牙之塔裏跑一跑好不好？”

他點頭表示同意。

飛，飛，飛，我們飛到了我們的目的地的前面。門

口滿是貼着什社什麼會的廣告，我一望見心裏便感覺着不痛快。但是既然到了門口，也不好不進去。一進去，哎呀，什麼社，什麼會，這裏一個，那裏一個，彷彿都是禁衛森嚴的營壘。一會兒，他們裏邊的戰士跑出來了，他們以筆爲槍，以墨爲丸，開起火來了，我攻你守，我退你進。被打傷得最厲害的便滿身都是黑點。他們打仗，比起如狼似虎的軍隊來，誠然斯文一點，但是那種烏烟瘴氣，却並不下於野蠻無知的軍隊。我連忙自塔裏跑出。我對魔鬼說，

“你說帶我去作地獄旅行，現在去罷？”

“你不是旅行過了嗎？人間便是地獄。”

十七，三，七脫稿

三，十 重修

作者附誌：去年冬間旅F城時，曾讀過一本劉譯的法國短篇小說集，內中有一篇叫做地獄旅行，是寫歐洲社會的黑暗的，他的畫龍點睛的一

句便是“人間便是地獄”。現在閒居無事，回想該篇，便戲筆模倣作成本篇，篇中所云，固純屬幻想，不敢與法國某大小說家的有所譏刺者比擬云。

十七，四，廿八。

弱者

朋友；——你現在竟處於那般的地位了嗎？你現在竟毅然決然實行輟學了嗎？我讀了你那封訴苦告別的長信，不禁感慨紛乘，不能已於言了。

回想起來，是民國十一年秋季的事了：我辭了 S 鄉 S 高小學校底教職，跑來 C 市投考半官費的 C 校，在第一次考試，我不幸失敗了，再應第二次考試。就在這第二次的考試場裏，我和你初次認識。那時窗外天井裏，梧桐數株，尚還蒼翠欲滴。在牠們底濃蔭裏，

蟬兒唧唧呀呀地叫。薰風徐吹，葉兒都微微跳起舞來，太陽光照射上去，金光閃爍，更覺玲瓏可愛。我和你先後繳了試卷，站在窗前，當着清風，領略着這些景緻。我一面和你談天，一面把你細細打量：身穿獵裝白帆布衫褲，脚登黃皮鞋；面貌團團，兩頰紅潤，一望而知為身體強壯的青年。態度安詳，舉止大方，彷彿是二十二三歲的了。和你談天結果，我知道你是 L 中學底畢業生，我知道你是剛剛畢了業，便跑來投考，我知道你是因為家事延擱，所以遲到，沒有赴及第一次考試，我又知道你是行裝甫卸便來應這第二次考試，我更驚訝地知道你是年才二九。四天後榜發，我幸蒙取錄；同鄉張君，第一次考試和我一樣失敗了，再應這次考試，不幸仍然落第；匆忙應考的你，却一發便中了。知道你的人，誰個不羨你年輕而聰敏呢？誰個不說你大有可造，將來要成為大教育家呢？（固然大教育家，和你現在所期成的大商業家，兩兩比較，不能有何種軒輊。然而在研究着教育的人，如今忽然想要跑到遠隔重洋的南洋羣島去從商，這究不能說不

是人生舞臺上個人事業底很大的變動。)我這個人生戰場上底落伍者——畢業於 T 中學後，因為體弱及經濟困難，曾在家休養半年，在 S 高小任了年半教職的落伍者，尤其慕你年輕，羨你聰明，而且認到你將來對於中國學術界必有很大的貢獻。

入校後兩年間，我和你同級共房，我對你潛心觀察，覺得你真是個不可多得的優秀青年；用功很是勤而有恆，又沒有一點壞的嗜好。早上五時或六時起身跑到校園裏，吸吸新鮮空氣，約摸十分鐘，便回房做工夫。上課鐘鳴了，立刻又跑到教室裏聽講，從沒有缺席或遲到，除非有特別的事故。晚間溫習或預備功課到了十點或十一點電燈熄後，方才就寢。天天這樣，和太陽底東升西降一般，沒有改變。同學有好逛戲院，上茶樓的，時或相邀，你只一笑置之，或婉辭却之，又或鄭重地說，“大好時光，寶貴精神，汗血金錢，用途正多，怎可消磨浪費於那些地方呢？”

那個時期，你是和我一樣不吃煙的。同房同學有

吃紙捲煙的，常常弄得房子裏煙霧微茫，彷彿放了毒氣炮的一般。遇着這些時候，我雖在做工夫，也要退避到圖書館或講堂裏去。你呢，也覺得煙氣刺鼻得很，“討厭，討厭！”底歎聲不絕於口。王君那位同學，吃的是黑絲煙，氣味格外惡臭難聞，我倆不是因此而特別厭惡他嗎？同學黎君，很是和易可親，但因為他有時吃紙捲煙，損壞空氣，我倆不也曾三番五次，勸他戒絕，或把他所買的紙煙，故意藏起，去難為他嗎？至於酒呢，我固一點也不沾唇，你有時也只喝一二口便罷。那一天同學劉君喝得爛醉底時候，手舞足蹈，胡言亂語，說什麼他有一打愛人在 T 女校呀，說什麼他是總司令底祕書長呀，說什麼他要聘你為祕書呀！同學們都在譏笑他，或鄙夷他說“不自重的東西，喝得爛醉來攪擾人！”你却笑得個死去活來，彎下腰去，說：“記取今後，切勿喝酒！”

那時我倆和黎君，都沒有像時髦的青年一般，講裝飾，出風頭，去追求異性的愛。但是性愛是人類很強的本能，不得正當發達，是必從旁路宣洩的。我們

平時除拚命用功把性愛昇華外，還有種滑稽的宣洩性愛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一熄了燈上了床以後，便大談特談起女人來。這個談論底發起者常是黎君，他說，

“B君，你還沒有找得愛人嗎？”

“沒有，”我冷然地說；又反詰他道，“你呢？”

“我已找得了我們學校底 Wife school 底三個女生；我可讓個給你。”

“鬼話，三個！”你便應聲帶笑地說，“我相信你半個也沒有！”

於是黎君爲要取信我們起見，便一五一十地把三個底不同的美麗的面貌姿態，都描繪起來，堅說這些都是他所傾心而且愛他的愛人。

我倆不理他，還是取笑他說，“不錯，三個你是有的，不過都是T女校底又老又黑又醜的 Maid Servants罷了。我們知道了！你老受用罷，讓給誰來！”

“唉，氣死人！”黎君假裝地歎氣說，“沒有辦法，我不說了，你們不信也罷了！”

然後我們都彷彿看見了三對美醜絕端相反的異性一般，痛痛快快地笑一陣，便入夢了。

因為有一次，黎君曾滑口地稱說陳女士辦事不錯，在開游藝會底時候，善於發號施令，和招呼來賓；我倆便把這個作為話柄，來戲謔他，說他是愛上了伊。其實陳女士是個話匣子，好和教授或同學胡纏，樣子又不好看，伊走路的跛行右傾的姿勢，那個同學不是一提及它，便要發矇呢？而且年紀又三十來歲了！我首先對黎君說，

“密司脫黎，你今天有看見你底愛人密司陳麼？我碰見伊在宿舍門口，現着憂鬱的神情，大概是找你不着罷？”

你接着說，

“哦，不錯！今天伊來宿舍找你，你適已逛街去了呢。”

我倆你一言，我一語，氣得黎君只有歎息說，

“不要講這些 Nonsense 了！”

“怎麼！你現在不中意伊了嗎？伊辦事不錯啦！”

你這麼說了；我倆又一面想起伊底跛行的滑稽的姿態，一面哈哈大笑起來，也算一服消洩性底鬱悶底良劑了。

這些過去，浮泛到腦膜上來，彷彿就是昨日底事一般，你也不會忘記罷？

到了十三年底暑期，你說是有個叔叔將由南洋回來，要歸去和他相會。數千里外寄人籬下，受人虐待，多年不會回家的叔叔，一旦腰纏萬貫，暫賦歸來，和他見見面，握握手，慰勞一番，歡敘一場，是人生多麼愉快的事！我想到這層，我也不覺替你眉飛色舞了。那知道你歸去後，你底叔叔沒有回來和你歡聚，你底父親却設下了圈套，要乘機替你娶妻。聽說你也曾和你底父親極力爭論，說是現當求學時期，不宜結婚。然而你底父親，抱孫心急，也許是為維持他自己的威嚴起見，堅決得很，不肯收回成命。說什麼婚姻是人生大事，不可不早些辦妥。說什麼故鄉風俗，到了十九，二十歲底時候定要娶妻；不然，便要被人輕視或

議論，你縱能忍受，他可擔當不起。說什麼結了婚後繼續求學，未必於學業上有什麼妨礙，像鄰屋底老二伯底兒子M君和P君，都是結了婚才進大學的，他們又有什麼不如人的地方。說什麼你如固執己意，不服從他，你縱然逃往C市去了，他也不寄錢給你。初則令你致函C校請假一月，繼則令你休學半年，坐荒學業了！

朋友，你如有勇氣的，似宜於被迫結婚的關頭，便決然逃來C市；到了C市底T校，還真的愁他不寄款項接濟你嗎？就假定不接濟你，你自己一面找事情幹；謀經濟底獨立，一面繼續讀書，求學問底高深，不也是大丈夫底行爲嗎？不幸你竟爲所屈服，這就是你“入甕”底開場了。

半載底光陰，如飛地過去了，你也返校上課了。聽說你起程時候，爲你底妻子設想，一則要伊受中等教育，再則要伊免却你底繼母底虐待，要携伊同來C市。經過多次辯論以後，你底父親才應允了你，但是

你底兇惡的繼母却始終竭力反對，又罵你底妻子道，

“賤骨頭！只因識了一兩個瞎字，什麼都不曉得做，簡直像患了癱瘓症的一般！如果又再讀多一兩年，可不是吃飯大解，都要人服侍了嗎？那還了得！那還了得！你就跟你底丈夫跑到了西天，我還是要趕到西天，把你邊打邊拉回來的！”

因此上，攜帶你底妻子出來底計畫，又被打破了。

但是，朋友，你如有勇氣的，你就要於這個時候，不顧悍母，毅然挾多金的令正——聽說所有首飾衣服也價值二千元的令正，潛來C市，在東山幽靜的地方租間房兒，兩人共住。你來C校上課，伊到T女校念書，彼此都朝出暮歸。伊對於功課有疑難的地方，你可早晚教伊；你用功倦了，你可從伊底輕唇伊底乳峯那裏，得到無上的提神劑。這麼一來，你底學問也許因為你底妻子而更為猛進，你底雄心也決不致因為伊底臨別的嬌啼而軟化了。可是你計不出此，竟孤另另地，鬱悒寡歡，來了這兒，像受了傷的小鳥，羽毛離披，這是多麼傷心的事！但是最使我傷心的，却是當

時的你，已和從前的你大不相同了！

你到校後，每天早上八九點鐘，才得起身。晚間呢，不是懶洋洋地八九點鐘便行就寢，就因逛街看戲或其他的緣故，到了夜半才得回房。有高興便上上課敷衍敷衍；不高興便連課堂也不一到了，這還不打緊，如果你自己在房裏研究，不也或者較聽教師講授為更有益嗎？但是你不上課底時候，你就是在房裏和盧君或章君作無謂的談論；或伴他們去上茶樓逛戲院了。這時你不特不再推却他們底邀請，倒要自己去催視他們了！那一天T公司天台演“天女散花”，不是他們要預備考試功課，你還死勁拉他們去嗎？你抽烟又抽得多麼利害，每天歡迎牌香烟至少要兩包才殼。這時用吞雲吐霧的法子，趕我出房的，不是他們，竟是和我對面坐着的你了，竟是昔日和我一樣厭惡吃烟的你了！你喝酒又喝得兇，每每不到爛醉不休。有一次，喝得分外糊塗起來，連你底愛妻送給你的手錶，也失掉了。至於我和黎君講到女人底問題，你便不高

興參加，或者表示淒然的態度；我有時細心觀察你底神氣，又彷彿是在暗自悲切；這些難道不是替你底愛妻傷懷底表徵嗎？你底面龐，漸漸變成了青黃色的；兩頰微微下陷，顴骨又有些高聳了。這難道不是憂鬱，烟酒夾攻，起居無節，及多作其他無謂的消遣底結果嗎？但你何以竟這樣自暴自棄了呢？這自然是壘受頑父兇母底壓迫，不曾拚命反抗以得到出路底緣故了。

這是去年五月間底事：楊劉叛變，口口聲聲擁護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所幹行爲，却沒有一件不是危害黨和政府的。調兵遣將，集中市區啊；和香港帝國主義的政府勾結啊；和反動派聯合大呼“打倒赤化”啊；在東西堤架大墩堆沙壘啊！危機已露，謠言斯熾。這個說，今晚要開仗了；那個說，明天要攻河南了；別個又說，已下了加緊戒嚴令。於是C市內底手車聲，汨汨轆轤，比平時喧鬧十倍；車上載的都是逃難的人們或行李，或是逃難的人們和行李。行李上面和他們額上，都彷彿寫着兩個很大的鮮明的字樣，像恐慌，逃命

一類的。這個當兒，你也隨着大多數的同學，倉倉皇皇，慌慌張張，回家去了。

亂平了，暑期滿了，同學們大概都高高興興回校補考和上課了。你呢，初則來信說，“家中因為內人分娩，一時不能脫身，祈代為請假四十天。”接着假期滿了，你應來校了，却又只來了這一封說要輟學從商的長信，你想我是何等的傷感，你想我是何等的憤激！我不替你可惜，我也得替國家社會可惜，可惜我底大有可造能為中國教育界効力的一位青年，竟給舊社會底惡劣家庭吞食下去了！我咒咀舊社會，我咒咀一切惡劣家庭，我咒咀一切愚父悍母，但我尤咒咀懦弱一懦弱原是萬惡底淵藪喇！

英國十九世紀大詩人布勞甯 (Browning)，其作品中所啓示的救世福音是：“Be strong, good or evil” (或善或惡，都要剛強•) 這種教訓，似乎很足驚人；但是朋友，且慢，聽我替他解釋。

剛強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因為它是有力的，能

幹的。剛強而善，其善必達，固然是無上的美事。這個我們當引為立身的極則。其次當以剛強而惡的為有希望；因為強而惡者，作惡到家，一旦受人為的或自然的譴責，“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或身雖被戮，而靈魂終必得救。反之，懦弱為善固然不能，為惡更有所不敢，隨波逐流，與時俯仰，世間最為墮落，最堪痛恨的，就是這種人哩！

朋友，你真願意墮落，而不急起自救嗎？假如你真如此頹唐，那嗎，我除悲傷之外，又還有什麼話說？如其不然，你還有一點做人的勇氣——朋友，恕我唐突，我相信這點勇氣你是還有的——你便要以剛強自勵。過去的都把它當作一場惡夢，不用感傷，更無須悔恨。從今後，且頂天立地，矢志做個堂堂正正的偉丈夫。你雖不必如何積極反對你底頑父悍母，帶得社會底冷酷殘忍的制裁，你儘可消極反對他們，和他們脫離關係。縱然不必明目張膽宣言和他們斷絕關係，致遭社會盲目無理的非議，你儘可私私地携着你底妻子和女孩逕來C市，獨立建設一個幸福的小小的

家庭。

朋友，鼓起你底小小的勇氣，從黑暗的地獄裏爬出來，見見明媚的天光罷！再也不用躊躇，再也不用遲疑！生命底酒漿，一滴一點地快要滴乾了；飲呵，飲呵！生命底酒漿——尤其是青春底酒漿，較之酒館裏的白蘭地或糯米酒你所曾痛飲過的，寶貴得不知幾千萬倍呢！

十五年一月七日初稿

六月十四改稿





